

# 当司汤达还叫亨利·贝尔

## 说君子(52)

九 事于孝悌者为君子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他们一定要行道、崇德、务本、修身。而君子所行之道是何种道呢？君子所崇之德是何种德呢？君子所务之本是何种本呢？君子修身是如何修身呢？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全都指向了两个德目——孝与悌。

儒家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语）的，而“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由此，以“祖述尧舜”的儒家以及君子所行之道落实到了“孝悌”；“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由此，以德为要的儒家及君子所崇之德落实到了“孝”；“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由此，以“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及君子所务之本落实到了“孝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中庸》）。由此，以修身为本的儒家及君子将修身落实到了“孝”——“事亲”。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能够从事于孝悌者为君子。

（一）孝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由其特殊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所谓的特色当是指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那些独有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一般来说，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思想，而思想又反映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你如果要确证一个文化的特征一定要从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两方面入手才可以做到。

儒家及君子选取了以“仁”为主体的诸德为其追求的价值方向和目标。儒家是“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的。那么，仁义礼智等德目的实质是什么呢？对此，孟子和《中庸》给出了明确答案。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舞之”（《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明确告诉人们，仁爱的实质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慧的实质是懂得这两者并且不放弃；礼的实质是调节、修饰这两者；快乐的实质是以这两者为乐，欢乐从中产生，产生了又怎能停止，不能停止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也就是说，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乐”诸德，它们的实质及其功用乃是落在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呢！换句话说，在儒家那里，“仁义”的实质是通过“孝悌”二德而得到具体体现的。所以《中庸》指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据，而亲爱父母双亲就是为人处事的头等大事；所谓义，就是知道人应当和适当地去为人处事，而尊敬贤者长者就是为人处事的头等大事；而亲亲有差，尊贤有等，于是礼就由此而产生了。可见，儒家所重的“仁义礼智乐”三德与“孝悌”二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仁义礼智乐”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实质——“孝悌”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而为了实现和贯彻这一价值取向，儒家构建起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由亲及疏，由人及物。

儒家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正是在强调孝悌乃是仁爱的根本和根源这一理念的。君子首先要致力于这一根本和根源理念的建立，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只有根本和根源的东西建立了，其他与此相联的道理、道德就会随之产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此之谓也。以仁为主体的诸德之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情感道德是“孝悌”。有基础就会有上层建筑，有前提就要有结论，有近就有远，有前就有后，有己就有人，有人就有万物，有家就有国。“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此之谓也。就是说，万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万事都有开端有结局。知道了事物的先后次序，也就接近于大道了。《中庸》又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就是说，君子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好比行远走路，一定得从近处出发；好比攀登高山，一定得从低处起步。“则近道矣”也好，“君子之道”也好，“君子务本”也好，其实际就是对诸德之基础性和前提性之“孝悌”之德的强调，又是对其上、其后的行为、德行的展开的交待！要之，确立“孝悌”的“本”“始”的地位和属性，是为了“道”的过程的展开和推及呢！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91)

### 内容简介

本书是塞巴尔德的小说处女作，由四章组成，第一章以司汤达的视角，讲述了他的从军经历、与梅毒的斗争以及无果的爱情；第二章讲述了“我”在意大利多地的旅行，或者说被不安驱动的一次次逃离；第三章讲述了卡夫卡于一九一三年在意大利的一次公务出差和浴疗之旅；最后一章，“我”重返德国故乡，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四个部分都围绕着一个孤独的叙述者，他们都踏上了古怪而令人不安的旅程，而“我”在旅行中撞见了各种分身、尾随者、历史鬼魂，不断与神秘的猎人格拉胡斯相遇，还隐约与同时代的司汤达和卡夫卡共享了相似的惊恐和困顿……

### 作者简介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1944年生于德国，1970年起任教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2001年因车祸去世。作品风格独特，被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级别的作家。代表作有《奥斯特利茨》《移民》《土星之环》《眩暈》等。

### 译者简介

徐迟

青年译者，现于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译作另有《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他人的行当》等。

雷塞贡内峰，远处背景中的大概是罗莎峰。

贝尔写道，几年前翻阅旧报纸时，他偶然发现一幅名为《伊夫雷亚概貌》的版画。这让他失望不已，且不得不承认，他记忆里沐浴在暮光中的小镇不过是这幅版画的复制品。所以贝尔建议，千万不要购买刻有旅途中领略过的风光或远景的版画，因为不需多久，它们就将取代我们曾有的记忆，是的，你甚至可以说，它们会将之摧毁。比如就算绞尽脑汁，他依然想不起在德累斯顿见过的美妙绝伦的《西斯廷圣母》，因为米勒为它所作的铜版画早已将其遮蔽。然而，同一画廊中门斯的那些蹩脚的色粉画却一直教他记忆犹新，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们的临摹品。

在伊夫雷亚，宿营的部队占据了所有的房屋和公共场所，贝尔设法将自己和与他一起进城的比雷尔维莱尔上尉安顿在一家印染厂的仓库，那里堆满各种各样的圆桶与铜罐，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酸味。贝尔刚下马，就得先抵御一群掠夺者的进犯，他们正企图把门和百叶窗从铰链上卸下，扔进他们在院子中央生起的篝火中。不单单因为这一抵御行为，再加上近日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贝尔感觉自己已然是个成年人了。在冒险精神的驱使下，他不顾饥饿与劳累，也不顾上尉的劝阻，动身前往剧院，因为他从好几份公告中得知，当晚奇马罗萨的歌剧《秘密婚记》将在那儿上演。

贝尔的幻想早已因无处不在的异象而激动不已，现在又被奇马罗萨的音乐翻搅。单是第一幕，秘密结婚的保利诺和卡罗琳娜充满忧惧的二重唱——亲爱的，不要怀疑：若天非不仁，我们会得到怜悯——响起的时候，他已经相信自己不仅是在简陋的木板戏台上，更来到了那个听觉迟钝的博洛尼亚商人家中，怀里抱着他最年幼的女儿。他的心弦被拉得如此紧，以至于随着演出的进行，泪水好几次模糊了他的双眼。离开剧院时，他坚信扮演卡罗琳娜的女演员——他确定自己察觉到她不止一次特意把目光停留在他身上——能够给予他这部歌剧所许诺的幸福。无论这位女高音歌手在与花腔中更难的部分搏斗时略微向外翻转的左眼，还是她右上方缺掉的犬齿，都无法干扰他；相反，正是这些瑕疵使他欣喜若狂。

他现在知道该去何处寻找幸福了：不是在巴黎，他在格勒诺布尔的时候一度以为幸福就在那里；也不是在多非内的群山之间，他在巴黎的时候好几次渴望去那里；而是在这里，在意大利，在音乐声中，在这样一名女演员的面前。即便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动身离开伊夫雷亚，策马前往米兰，上尉拿剧院女演员们可疑的德行开了不少淫褻的玩笑，他的这份信念都没有减少半分。他感到激动正从内心漫溢至初夏辽阔的风景中，而无数树木新鲜的绿叶从四面八方向他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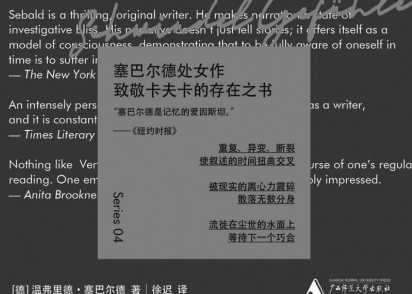
一八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抵达米兰大约三个月后，此前一直在卡萨博瓦拉区的共和国大使馆办公室从事文书工作的亨利·贝尔被分配到龙骑兵第六团，军衔为少尉。行头齐全所需的购买，很快就花完了他的积蓄，因为鹿皮马裤、从天灵盖到后颈处都用修剪整齐的马鬃装饰的头盔、马靴、马刺、皮带扣、胸带、肩饰、纽扣以及军衔徽章的花费远远超过了他平时的必要开支。自然，当现在的贝尔看着自己在镜中的仪表，甚或认为在米兰女人的眼里感知到自己的映像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换了个人，仿佛他终于成功地甩掉了敦实的身躯，仿佛高高的刺绣衣领拉长了他过短的脖子；连那双离得远远的，让他常常因此被戏称为“中国人”并为之懊恼的眼睛，也突然显得更加英勇，更靠近某个想象中的中点。这个穿上制服后勃起的十七岁半的龙骑兵四处乱逛了好几天，终于鼓起勇气，甩掉了自己从巴黎一路带来的童贞。至于那个帮助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坏女人的名字或脸孔，他后来再也记不得了。那种强烈的感觉，他写道，抹去了他身上对此所有的记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贝尔是如此投入他的学徒期，以至于事后追忆，他对世界的进入都被他在这座城市妓院的流连弄得模糊不清，甚至还没到年底，他已开始承受感染带来的病痛，并接受了水银与碘化钾的治疗。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他同时培养一种抽象得多的激情；他渴念的对象是安杰拉·彼得拉格鲁娃，他的战友路易·茹安维尔的情妇。然而，她偶尔才向这个年轻而丑陋的龙骑兵投去混杂着同情与嘲弄的一瞥。

直到十一年后回到久违的米兰，再次拜访难以忘怀的安杰拉，这时贝尔才鼓起勇气向她倾诉自己高尚的感情，而她几乎都不记得他了。

## Schwindel. Gefühle.

眩暈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著 | 徐迟 译

## W.G. Sebald

《眩暈》【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著 徐迟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21年4月

一八〇〇年五月中旬，拿破仑带着三万六千人穿过大圣伯纳德山口，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将近十四天内，一支由军士、牲畜和物资组成的漫长队伍从马蒂尼出发，途经奥西耶尔，穿过昂特勒蒙山谷，然后沿着一条看似永无止境的盘道上到海拔两千五百米以上的山口，在那里战士们不得不用挖空的树干拖曳着沉重的炮筒，走在半被冰雪覆盖、半是裸露的岩架上。

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传奇行动的参与者中，亨利·贝尔（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原名）是少数名字没有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人。当年十七岁的他目送着令他深恶痛绝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结束，怀揣着些许热情开始了——如我们知道的——将会带他辗转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军旅生涯。

在奇维塔韦基亚逗留期间，五十三岁的贝尔写下过一部试图重温那段苦难岁月的手记，它真切地展示了记忆的种种困难。有时，过去在他的脑海中只留下灰蒙的虚影；而有时，无意中想到的图景又格外清晰，连自己都难以相信它们是可靠的，比如他记得自己在马蒂尼，在辘辘前进的道路左侧，见过马尔蒙将军穿着国务委员的皇室蓝和天蓝色长袍，而且正如他向我们保证的，每当他闭上双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能看到，尽管贝尔很清楚，马尔蒙当时穿的肯定是将军的制服，而非国务委员的蓝色长袍。

声称因为此前接受的是一种完全本末倒置，只注重培养市民技能的教育，所以当时他的体质与一名十四岁少女无异。贝尔还写道，他受路旁大量的马尸以及蜿蜒前进的部队遗留下来的其他废弃物冲击，以至于如今已无法准确地记得当时是什么令他吃惊。在他看来，仿佛是那些印象用自身之中的暴力抹消了自身的存在。因而下面的这张素描只应被视为一种辅助手段，贝尔尝试借此回忆起自己随着大部队，冒着炮火来到巴德要塞及附近的村庄时发生的事情。

另外，贝尔还写道，一个人记忆中的图像即便再逼真，也只能信其几分。恰如登山前马尔蒙将军在马蒂尼的英姿，在克服旅途中最艰难的部分后紧接着从山口高处下山的路，以及在晨曦的映衬中敞开胸怀的圣伯纳德山谷同样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彼时他完全无法移开他的视线，他学会的头几个意大利单词——这里到伊夫雷亚有多少英里以及坏女人——反复掠过脑际，这是几天前为他提供住宿的神父教给他的。贝尔写道，多年来，他一直坚信自己能记住这场旅途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伊夫雷亚镇从大约四分之三英里外，在已经开始褪色的光线中，第一次呈现到他面前的画面。在山谷慢慢扩展成平原的地方，伊夫雷亚就坐卧于略微偏右的位置，而左边，在退远处耸起座座高山，就是后来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莱科